

第3张参赛证

马咏梅 / 著

从保洁工到环球洲际小姐



第3张 续作

马咏梅 / 著

从保洁工到环球洲际小姐

中国青年出版社

·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三张参赛证/马咏梅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

ISBN 7-5006-6693-4

I. 第... II. 马... III. 传记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2160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 64034340 营销中心电话:(010) 64065904

聚鑫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00×1000 1/16 16 印张 2 插页 286 千字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定价:25.00 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务中心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84047104

父亲寄语

你写的《第三张参赛证》出版了,让我又喜又愧。还记着因你在课堂上写小说被我痛打吗?你邀我给你写点寄语,令我“受宠若惊”。二十多年来我总是不断地唠叨,你总是充耳不闻。今天你竟然主动要我说点什么。

你的成长过程是不断地逆我而行的过程。我要你循规蹈矩,你偏要标新立异;我要你顺应传统,你偏要独辟蹊径。当你才露尖尖角时,竟有人向我讨教子之道,我真是无言以对。

锲而不舍、坚忍不拔、永不言败是咱中华民族的精神品质。在这个大开放、大变革、俊彩星驰的时代,任何人只要与时俱进、抓住机遇、秉承美德、放手一搏,总能做成一点事情。

你在书中写了经受的挫折和磨难,不禁让我想起当年在郑州车站因转落了车,用棉袄裹着未满周岁的你在风雪交加的站台上站了一夜的往事;也让我想起你刚会站立时,为了避免你的“干扰”,用麻绳一头系在你的腰上,一头拴在窗框上做了一餐午饭的情景。

人生道路总是充满艰辛,惟其难辛才更精彩。艰辛的经历是笔财富,这笔财富是上帝的恩赐。

不要忘记在逆境中为你再鼓风帆的人。不要陶醉于眼底微名。心想事成只是美好的祝愿,要想登顶,必须攀登。

目录

父亲寄语	001
一 坏小孩的故事	003
二 为理想而出走	015
三 一份兼职	025
四 同事的遭遇给我的启示	035
五 “模特培训”和“上当受骗”	049
六 “白领”的工作	059
七 求 学	073
八 朋友为我做的选择	083
九 一波三折	095
十 阳光总在风雨后	105
十一 “名人效应”	113
十二 遭遇初恋男友	127
十三 青苹果的滋味	137
十四 与“选美”第二次亲密接触	147
十五 “水晶小姐”与“高级营业员”	159
十六 情场失意,事业无成	169
十七 “特殊选手”的代价	179
十八 “选美”黑幕	193
十九 雪上加霜	205
二十 回 家	213
二十一 迷失的梦想	225
二十二 柳暗花明又一村	231
结束语	246

如果，心中的风雨不向我一次次地袭来，那么我就不会在大自然的风雨中沐浴！

——马咏梅



8 岁时

一 坏小孩的故事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的四川资阳，大雪。

我的母亲在这一天生了她的第一个女儿，咏梅。

资阳原名“雁江”，是不折不扣的小县城。

父亲刚到这里的时候，这里最高的建筑是一栋四层楼的招待所，身背铺盖卷的父亲和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工人搭乘一辆大解放，沿着一条石子与稀泥铺就的马路一路颠簸着向他们所要支援的“三线厂”——资阳铁道部内燃机车工厂进发，途中经过“三道拐”（一个地名），一名负责接站的老职工对父亲说道：“解放前，土匪经常在这里出没，现在也不大太平。”

已经下决心要把青春奉献在这里的父亲听了这句话不置可否，回报给老人一个灿烂的微笑。不久，他“拐骗”到了我的母亲，为了爱情，母亲从广西桂林调动到资阳。据说母亲来到这里的第二天哭了，闹着要回去，待父亲替她凑足了路费，将她送到火车站时她却改了主意，于是第二年，便有了我。

父母亲的结合不容易，他们在磨擦和磕碰中过日子，母亲抱着回到大城市的幻想，所以总在争吵后威胁父亲要回娘家去。自我记事起，便生活在他们无休止的吵闹中，父亲在发火的时候，母亲总是流着眼泪收拾行李向大门走去，父亲则会堵在门口：

“不许走，你走了，孩子怎么办？”

我有一个比我小两岁的妹妹，从她六个月时便送到了山东济南的祖父家中，由祖母抚养，在她满两岁半时，祖父亲自把她送回了资阳。妹妹回来的那天下午我正在幼儿园里玩耍，老师兴冲冲地走过来告诉我：“你妹妹回来了！”我听了这个“喜讯”在原地呆站了半分钟，然后“哇”地一声大哭起来，老师手忙脚乱地帮我擦眼泪，一面莫名其妙地对我说：“哭什么，妹妹回来是好事啊！”

至于为什么听到妹妹回家的消息便大哭一场，我和那位老师到现在也没有研究出原因，但妹妹的到来的确使母亲的心情变得平静，父亲的脾气渐渐转好，于是，我有了一个温暖的家。

五岁时我被大人唤为“神童”，因为我不但会背唐诗，还会读几个简

单的英文单词。知识分子出身的父亲常把我抱在膝盖上,一面用短而粗的胡子扎我,一面指着院子里那棵大树考我:

“那是什么?”

“大树。”我稚气地回答着。

“用爸爸教给你的英语说。”

“是Tree。”

每到这个时候,我便是父亲的骄傲,因为我从没有错过。父亲自豪地仰着头,笑眯眯竖起一只大拇指:“我的女儿,大学生的材料,她一定是名牌大学的优等生。”

可是这个愿望随着我的小学生涯的开始慢慢地成为泡影。我的成绩并不优秀,这样说还不够准确,应该说我的语文成绩名列前茅,而数学却总是在危险的边境上徘徊,严重的“偏科”成了父亲的心病,为此,每晚他牺牲自己的业余时间为我辅导,可惜收效甚微。于是父亲的脾气又慢慢地坏了起来。他经常威胁我说:

“我看你干脆不要上了,在家里待一年算了!”

这是发生在我小学一年级的事情,那时母亲不以为然地在一旁替我说话:“别这样说孩子,她是女孩子嘛,慢慢地就好了。”

母亲不是很在意我的学业,因为她想把我培养成像她一样的“淑女”。母亲嫁给父亲的那一天,惹来了很多看热闹的人围观,原因只有一个:新娘太“惹眼”了。

漂亮的母亲希望我和她一样文静,她常在晚饭后带我去田野间散步,让我背唐诗,教我唱“小燕子,穿花衣”。

“我们咏梅,一看就知道是个大家闺秀!”母亲曾经自豪地对她那帮姐妹们说。

母亲的苦心也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刚满八岁后的第三天,我打碎了邻居汪大娘的一整盆鸭蛋,母亲用一把尺子把我的手心给打肿了。她失望的表情显示出她此时的心痛绝不亚于我手心的疼痛。

小学二年级,我和同班男生小梁打架,这是班主任柯老师第一次来到家里做访问的原因,小梁跟在她的身后,鼻孔里插着一条带血的卫生纸。我永远也忘不了母亲当时的眼神,她瞪大眼睛看了我足有五分钟才说出话来:

“你到底像谁啊!”

我从此没有了靠山。

女子无德便是才,母亲和父亲从此成了一条阵线的人,管我管得更严了。

我被他们约束得几乎要窒息,只能偷偷在学校的小花园寻找一点乐趣,捉蚱蜢、蚯蚓之类的东西去喂大公鸡,或者偷偷地摘几个桃树上的小毛桃吃,放学后不急于回到那个监狱般的家,而是跑到山上去寻

宝,若不是因为一个农民从天而降制止了我,我和另一名男生差一点就把别人的祖坟给挖了!

小学三年级,我突然爱上了书,爱“闲书”。父亲当然不支持我看这类书籍,他的理由是:“闲书不可读!你们这个年纪,还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学坏了怎么办?”

但我却为他嘴里的“闲书”而痴迷,于是我们常玩“侦察”游戏。放学后,我有一小段自由时间,可以独自呆在我和妹妹的卧室里,但这小小的幸福所付出的代价是:这一段时间必须用来复习功课和完成作业,我把课本平摊在书桌上,却将闲书放在腿上观看,一旦门外有风吹草动,我便会将大腿紧紧地顶在书桌底,躲过大人們的突击检查。这种“侦察”游戏的赢家绝不是我一个,父亲与我平分秋色,结果,那些被我视若珍宝的书要么是被一撕两半,要么是变成刑具向我袭来。

也许我的性格中有某些特殊的東西,任何事情一旦遇到了阻力我便会产生更浓厚的兴趣,会花费更大的精力达到目的,于是我开始与父母亲打一场关于“看闲书”的持久战。家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藏不住秘密的地方,于是我放弃了在家里看“闲书”的奢望。

当时有专门从事租书工作的人,在家属院里摆出两条长凳,支起一张竹榻,上面摆满五颜六色的小画书,租金是一分钱到三分钱一本。租借者不能带书回家观看,于是这个简易的小书摊边上便围满了站着或者是蹲着的小孩,顶着烈日或寒风,津津有味地翻阅着。我有时也是这群孩子中的一员,但这样的时间少之又少,对于我来说,向父母要几分钱也是一件为难的事。六年前,妹妹顶着“计划生育”的风头扬眉吐气地出生,于是母亲整整六年没有长工资,这对一个靠工资吃饭的家庭来说无疑是灾难性的!父亲拼命地干,母亲绞尽脑汁地省,可是我们家还是比“独生子女”家庭要拮据得多,对于吃和穿,我很少提什么要求,更不用提零花钱。

没有钱租书,我又开始想其他的办法,到同学家串门的习惯在这时养成,同学的家中有各式各样的书橱,远离他们的游戏,我一声不响地站在书橱旁,读我心爱的书。

可惜这样的时间也不多,无奈间我只能将惟一的几本课外读物翻来覆去地读,直读到里面的内容全部背熟为止。需要检讨的是,我对小学课本却没有这样的爱慕,除了几首脍炙人口的诗歌和一两篇清新淡雅的散文之外,我只是在应付差事地胡乱看看了事。

这时我听到一个绝好的消息,三年级学生要增开阅读课了,时间是每周五下午三点至四点。

我日思夜想地盼到了这一天,但在管理阅览室的老师宣布了借书规则后,我的热情打了折扣:书由老师点名借阅,发给学生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待图书发放完之后,我敏感地发现发给成绩好的学生的刊物要



比发给普通学生的图书要好得多。下课老师来收回图书时,我发现了一个更加不公平的现象,就是优等生居然被允许将没有读完的图书带回家里去阅读,而我们则必须归还没有看完的图书。

我愤愤不平地向老师指出这一点,这位老师显得比我更加气愤,十分痛心地问我为什么不在成绩上和好学生较劲?她这句话一针见血,我不得不承认她点到了我的痛处,于是灰溜溜地顺着门边逃了。

但我没有就此罢休,对书的爱恋和对优等生的愤恨令我打开了脑中的“鬼点子题库”——我决定在没人的时候,偷偷地溜进图书室!

我大致观察了一下阅览室的地形,教学楼一共五层,一到三层是教学区,分布着六个年级的教室和各科老师办公的教研室,第四层是校长办公室和学校财务室,第五层便是阅览室的所在地。阅览室与其他教室分隔得很远,这样的设计也许是想给在阅览室里读书的学生提供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不过同时也给我的侦察工作提供了方便。这里除了阅读课时很少会有人光顾,所以显得很冷清,温度也比常温要低,凉嗖嗖的感觉使人联想起《聊斋》中所描写的古刹和鬼屋。

我不害怕鬼,满脑子是如何开门的主意,这让我苦恼了几天,第一次尝到了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滋味。

我找到两个“书友”,她们一个叫邱春、一个叫刘健,也是爱书爱到了“归形诸梦”的程度,难兄难弟,我们“志同道合”地凑到了一起。

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弄到阅览室的钥匙,而钥匙在管理图书室的朱老师手里,我们仔细商讨过后,有了主意。

第二天我们三人自告奋勇地向负责当天值日工作的同学付娟提出要替他们清扫教室,他们自然喜出望外,因为害怕我们“变卦”,她和另外两个男生一放学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们简单地打扫了教室,然后刘健便叫起肚子疼来。邱春慌慌张张地跑到三楼总务室找到图书管理员朱老师,带着哭腔描述刘健如何“生不如死”的肚疼状况,于是体重不在八十公斤以下的朱老师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呼哧带喘地跑到一楼,而我,悄悄地溜进了朱老师的办公室,找到那串挂在墙上的钥匙溜出了校门,找附近的一个修锁匠,配了一把一模一样的,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得了钥匙,我们并不敢嚣张,只在每天放学后避人耳目地钻到阅览室里读书。紧张和害怕的感觉很快就被兴奋和读书的乐趣所代替,我们不敢明目张胆地坐在书桌上看书,于是席地而坐,如饥似渴地读着。就是在这里,我读了四大名著,也看了一些外国文学,虽然一些生涩的单词影响了我的阅读速度,但我兴趣不减,在这些众多的藏书中,对我影响最深的,是一本叫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书。

这些书我并不能完全读懂,很多词语我都是连蒙带猜的,即便是这样,书籍中的故事还是牢牢地吸引了我,令我捧起书本便不愿意再放下,于是,我开始将书“借”回家去阅读。

初中时学过课文《孔己己》,主人翁总是在醉酒后,吹胡子瞪眼地与人争辩:“窃书,窃书不算偷!是窃,怎能算偷?”每读到此处,我不禁莞尔!

我的行为算不算“窃”书呢?!

“窃”了一次,就有下一回,我将书带回家中观看,看完后再送回学校,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谁料到祸事已近!原来朱教师不但掌握着图书室的钥匙,而且手中还掌管着一本图书管理的明细表,上面清楚地记载着图书的数量,被借走的时间,并由何人借阅,何时归还等等详细情况。这一切,我们并不知情,而且此时,由于刘健不小心走漏了风声,一些同学开始以“给你们报告老师”的言语要挟我们三人,索要图书,加之在读了武侠小说后,我们受了“肝胆相照,义薄云天”等豪言壮语的影响,越来越注重“江湖义气”!所以对同学们的要求总是有求必应。这样一来,大量的学校藏书“流落民间”,有很多到现在都找不回来了。

那一年的秋天格外地冷,该来的,终归是来了。

某天的课间操后,校长通知全校师生原地集合,然后宣布了一件当时令全校轰动的大事:

“最近我校图书馆中的图书莫名其妙地丢失,经过我们的调查,发现这不是一般的失窃事件,我们认为这件事就是我们本校的学生干的,希望知情者向老师提供线索。”

我没有心情去观察小邱和小春的表情,我已经被吓得“两股战战,几欲先走”,就像秋天霜打的茄子一般,从里到外都是凉的!其实,丢失的图书大多数是被别的同学借走的,但事到如今,他们却与我们坚决地划清了界线,即使可能有很多图书此时正躺在他们某个人家中的床头柜上,他们还是坚定地只把我们三人划分为“贼”和小偷一类,而他们,

是拥有正义感的揭发者，他们此时义愤填膺，随时准备大义灭亲。

中午放学时邱春和刘健找到我商量对策，我哪里有什么高招，不过是垂头丧气地沉默罢了。只听见邱春小声地啜嚅道：“听说要叫警察呢！”

这句话的效果可想而知，我被吓得头皮发麻，心跳加速，连呼吸都不顺畅了。我们三人可怜地坐在那里，面面相觑！

我怕挨父亲的打！

相信每个孩子都“挨”过父母的打，也都怕挨打！

父亲的打法很特殊，他火爆的脾气容不得自己的健忘，所以家里从不装备皮鞭竹棍之类的刑具，于其费时搜寻这些置之于光天化日之下不雅，束之“秘阁”又“易忘”的废物，还不如自力更生，尊敬的父亲大人打我时从来是手脚并用，打累了却意犹未尽之时会操起一条板凳袭来，而我，不管身手有多么敏捷，总难免被这板凳擦伤。

因为太调皮，我挨过的打可谓不计其数。我曾经挽起袖子向男同学们炫耀：“看，我爹揍的，狠不狠？”

我苦思着逃过这一劫的妙策，犹如神助，此时，白毛女逃到深山里的情景在我脑海中浮现：“逃跑，逃到深山老林里当八十年代的白毛女去。”

邱春眼睛一亮：“好啊，我们这周围都是山，我们现在就上山吧！”

我不屑一顾地反驳她：“这算什么山啊，咱们得上黄山，最次也得去泰山！”

我们讨论了很久，最终没有弄清楚这两座名山的具体位置，最后，我们不得不放弃好高骛远的想法，把目的地定在了青城山，因为它就坐落在四川省成都市境内。

中午放学后，我们背着书包从学校的后门溜了出去，那里有一条通往资阳火车站的小路。

尽管我们成功地混进了资阳车站，尽管我们顺利地搭上了成都方向的列车，但我们最终没有逃脱大人们布下的天罗地网。

《西游记》里写的全是真的，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任“孙猴子”有千般本事万般能耐，最后也不敌如来佛的一个巴掌。他们在距离资阳县八十公里以外的成都市找到了我们，最终把我们给“收拾”了回去。

我以为，我脾气暴躁的父亲和家教严格的母亲一定不会放过我，但没想到的是，这次我居然没有挨打。一进门，我被母亲哭喊着抱住了，她的眼泪落在我的手背上，热得灼人，那一刻我发现，世界上有一种惩罚比挨打更令人难受，那就是看见父母的眼泪。

我五岁时第一次看见了母亲的泪。那是她带我去买酱油，我却发现了玻璃柜台里的巧克力糖，吵着要母亲买，母亲哄我说，糖吃多了对牙齿不好，然后准备领着我离开。我恋恋不舍，在柜台前磨蹭了好久，使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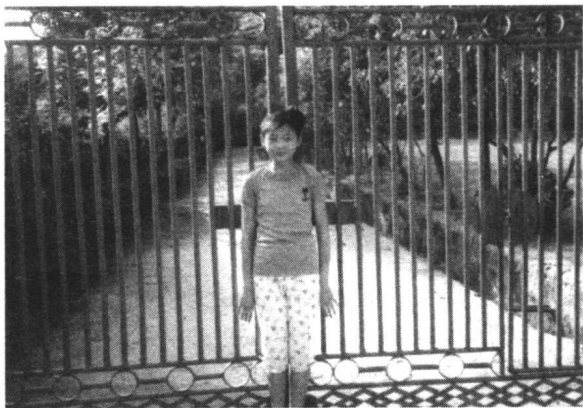
亲不得不强行拽着我走。我不愿意,索性就赖到了地上,母亲蹲下来,想要抱走我,哭喊中我看见了母亲的脸和她眼中的泪!我立即停止了哭闹,抽泣着自己从地上站了起来,拉着妈妈的手走了,从此,我对巧克力的兴趣大减。

但这一次,母亲的泪更令我难受,那是失望和无奈的眼泪!

母亲饶恕了我,学校却“抓”了个“典型”!作为反面教材,我必须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做一次书面检查!

那是我一生中最紧张的时刻,就算是站在德国柏林领奖台上时的心情都不能与之比拟。我头晕脑涨地走到操场前方主席台的位置,那里曾经是校领导、值勤老师讲话或者是优等生接受奖励的地方,今天,它也属于我,只是性质完全不同。

我暗自拿定了主意,尽量小声地念我的检查,这样他们就听不见我在说什么了;尽可能地把头低垂些,这样他们就看不见我的表情了。谁料,大人总是比孩子想得周全,当我走到旗台中心时才发现,他们居然在我发言的位置上准备了一支话筒!这样一来,不管我把声音调整得多么低沉,校园里的任何一个角落里还是能够听得清楚我忏悔



十三岁毕业于小学

的声音,当然还包括后勤老师在学校后院里养的那头猪!当我凑近话筒时,校长“关切”地为我调了调话筒位置,使我的嘴唇和话筒的高度尽可能地一致!

于是我昂头挺胸,念着检查,那几分钟的时间,我感受到了莫大的屈辱!

二〇〇三年七月八日,我在成都召开新闻发布会,母亲应邀出席。她衣着光鲜,打扮入时,笑眯眯地看着正在准备着的我。她眼中的女儿,是那样地漂亮、那样地完美,她实在是太快乐了,快乐得要用语言补充:

“咏梅,妈妈早就知道你会有出息的。”

“嗯,妈妈。”我随口应道。

“前两天我和小娟的妈妈通电话呢,还记得吧,就是小学时和你同班的那个娟的妈妈!”

“记得的。”

“她夸你呢！夸你‘出得众’，从小就胆子大，上小学时有一次在主席台上当着全校师生发言，面不改色心不跳的！”

我顿时语塞，小学六年，我只有一次机会“露脸”，就是当着全校做检查的那次，可见我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多么……

有的时候，就是有那么多种解释不清楚，也不敢解释得太清楚的事情。

我的自尊心被这件事狠狠地刺伤了，虽然在同学的嘴里，我是个马大哈，在老师眼里，我是一个“脸皮像城墙拐角处一样厚”的学生，在父母亲心目中，我是一个令他们伤透了心的孩子，他们常常在吃饭的时候观察我的吃相，然后长叹一口气：这孩子真是，她到底像谁呢？

我也有雄心壮志！我曾经对同桌说：“等我长大了，要挣五百元一个月！”（那时是一九八七年，我父亲的工资只有八十多块钱）。谁料他的嘴不牢，两天后的一堂数学课上，教数学的王老师突然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道：“有些同学，成绩差得没有底，还一天到晚地做白日梦！想挣五百块钱一个月，真是痴心枉想！就这样的人，长大了能有出息，我在手板心里煎鱼给她吃。”感谢她给我留面子，没有指名道姓，但我心知肚明，明白她骂的是谁。我一边暗自在心里责骂同桌嘴巴大，一面将脑袋垂到了课桌的边沿以下。

王老师实在是没有先见之明，现在，五百元钱的薪水恐怕连个贴心的保姆都很难请到。世界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托国家领导的福，我们越过越好了，综合国力的上升令我的耻辱得以昭雪，所以我始终没有去找那位老师要那条在手心里煎好了的鱼。

我决定奋发图强。

我找来绳子和缝被子的大针，仿古人头悬梁锥刺股，放弃了蚂蚱和蚰蚰这类用来喂鸡的高级饲料，与心爱的闲书“拜拜”，玻璃弹子送给好兄弟李军。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变得非常在意自己的学业。我的学习劲头感染了父亲，他每天在晚饭后检查我的作业，而我工整的字迹和90%以上的正确率令他的脸上绽放了久违的笑容。一天晚上，我听见他对母亲说道：“咏梅开始懂事了。”

两个月后的期中考试，我语文得了97.5分，是班中的第一名，数学考了98分，与第一名仅差0.5分。

看着鲜红的分数我笑了，把目光投向教室门口的那面墙，那里贴着一张表格，按考试成绩名次的高低分为几十栏，每一栏里都有一面小红旗，每一面红旗上面写着一个同学的姓名。例如，上次的数学测验，我考了倒数第三，写有“马咏梅”三个字的小红旗就贴在倒数第三名那一栏上。

父母亲看了我的成绩当然开心,父亲教育我不要骄傲,要再接再厉。

但第二天我的积极性就受到了打击,因为我的小红旗还坚守在倒数第三那一栏上。下课后我找到数学老师,她的回答令我既失望又委屈:“你这个分数是怎么得来的?依我看,是因为你有一个好同桌!他考了98.5,你考了98,你们之间仅差0.5分,这说明什么?作弊得来的成绩是真实的吗?亏你还向我要奖励,脸皮真够厚的!”

我勃然大怒!不发一言,只是倔强地盯着她的脸。她被我看得很不自然,拍着桌子叫道:“怎么,老师教育你,你还不服气吗?”

我还是愤怒地盯着她,一句话也不说。她被我激怒了,拽着我的胳膊走到办公室的一角,罚我在那里“面壁思过”。“你好好想一想,想好了向老师道歉!”

那天我最终也没有向她说过一句话,更别提道歉了。后来,我是被下班的父亲接回家的,一到家,父亲到处寻找着打人的刑具,最后找到了一根擀面杖,被母亲拼命拦了下来,最后父亲被自己气得流下了男儿泪:“作弊!我最恨欺骗的行为,成绩不好没什么,但你不能自欺欺人!还和老师犟嘴……”

那一天我没有哭,漠然地坐在写字台前发呆。我不怪父亲,但我恨透了数学老师,因为她,我恨透了数学,自此,我的数学成绩一蹶不振,再也没有好起来过。

我承认:我就是一块扶不上墙的烂泥!

因为有了破罐子破摔的想法,数学课便成了我“开小差”的最佳时机,我在数学课上看闲书,和同学递纸条,要不然就是“思想抛锚”。有一次,我想起了《西游记》里的情节,不由得两眼发直,嘴角挂笑,端坐在座位上魂不守舍,完全进入到虚拟的故事情节中去了。我想像着与齐天大圣把酒言欢,体会“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的乐趣,当猛听得半空中传来一记怒喝:“马咏梅!”惊得“大圣失色,群猴散尽”,我知道王老师在叫我,忙不迭地站起来。老师怒斥:“瞧瞧你这副样子,还知道自己姓什么吗?”

我当时一半是故意,一半是开玩笑,脱口答道:“爷爷姓孙。”

全班爆发出一阵大笑,王老师的脸顿时变得煞白。下课后,我被王老师叫到办公室去责骂了一通。回到教室时,“好事”的男生走过来逗我:“唉,孙子,孙子!”当时我心里正不自在,便冲过去与他扭打在一起,混战中我顺手抄起一个石子往他脑袋上砸了去。他松开我,用手捂住头,鲜血从他的手指缝里涌出来。看见躺在地上号啕大哭的他和血迹,我被吓坏了,撒腿便向家里跑去,将自己反锁在卧室里。

那天傍晚,校长、班主任、王老师还有被我打伤男同学的父母聚集在我的家中。父亲当着所有人的面狠狠地踢了我一脚,其实并不是很疼,但我哭得非常伤心。

这件事过去之后,父母和老师联合起来对付我这个“大人物”,我的

座位被调到了讲台边上，自成一列，与所有的同学隔离开来，取名“特殊座位”。每天放学后我得到老师的办公室里将一个小皮本子交给他们签字，然后他们把本子交给比我小两岁的妹妹，由她交到父母亲手里，第二天的清早我又得亲自将这个剥夺了我人生自由的本子交给老师。天天如此，直到我的小学生涯结束。在那些失去自由的日子里，我变得格外沉默，惟一与我亲近的是我漂亮的小妹妹。每晚睡觉前，我会给小妹妹讲我从书中看来的故事，而她瞪着大眼睛，佩服地看着我：“姐姐，你怎么知道得这么多啊！”这个时候，我感到格外地满足。

我沉默地过了一段时间，父母亲开始着急了，他们引诱我说话，哪怕是评价饭菜的好坏，上学路上的见闻，可我的态度还是那么消极，拒绝与他们交流。

我受了打击，又得到与安抚完全相反的待遇，实在没有心情去关心他们的感受，但父母却想得很多很多，每看到报纸上登载的一些小孩子被坏人拐骗，或者是出走以后就再也找不回来的消息，他们就会有意无意地当着我的面讨论。

父亲甚至为了我请教过一位从事教育研究工作的老师，他给成绩偏差的孩子下了结论，说我们的特征大致是：性格孤僻，脾气暴躁、好动、逆反心理强等等。他建议父亲正确引导我，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甚至举例说明：某城市的一名小学生因为成绩不好，心理压力大而跳楼自杀了。父亲听了他的话以后对号入座，焦灼不堪。我常在入睡时听见他们在自己的卧室里讨论我，为我计划了种种可能，居然还想到我也许会做出一些最最令父母提心吊胆的傻事。听到这些议论我心花怒放，躲在被子里偷偷地笑，原来父母亲这样在乎我这个坏孩子，这倒是我没有想到的，我感到幸福极了。

为了令父母亲继续重视我，我还是坚持沉默是金的原则，这样一来，我在家里的待遇逐渐得到了改善。一天傍晚，父亲居然叫我到主卧室里去看电视，而这在原来是绝对不可能的。我走入父母的卧室，那里摆着家里惟一的奢侈品——一台彩色电视机。那时我们的厂区已经能收看到卫视中文台，而当时我看到的正是这个台转播的节目：一九八八年环宇小姐大赛决赛晚会。

我曾经作过很多次回忆，想起这个日子的具体时间和日期，但遗憾的是我怎么也回忆不起来，但就是在这一天，我拥有了一个改变我一生的梦想。

我还记得那一届的环宇小姐冠军的模样，她是来自泰国的佳丽，头戴桂冠，手捧鲜花，挥动着手臂向观众致谢。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人，一头棕色的卷发，脸很大，不是上镜的瓜子脸，眼角有一点微微地下垂，她的下巴很长，皮肤呈健康的小麦色（那时，多数中国人无法欣赏这种肤色）。但她有修长的身段，亲切的笑容，温暖真诚的眼神，她的声音是